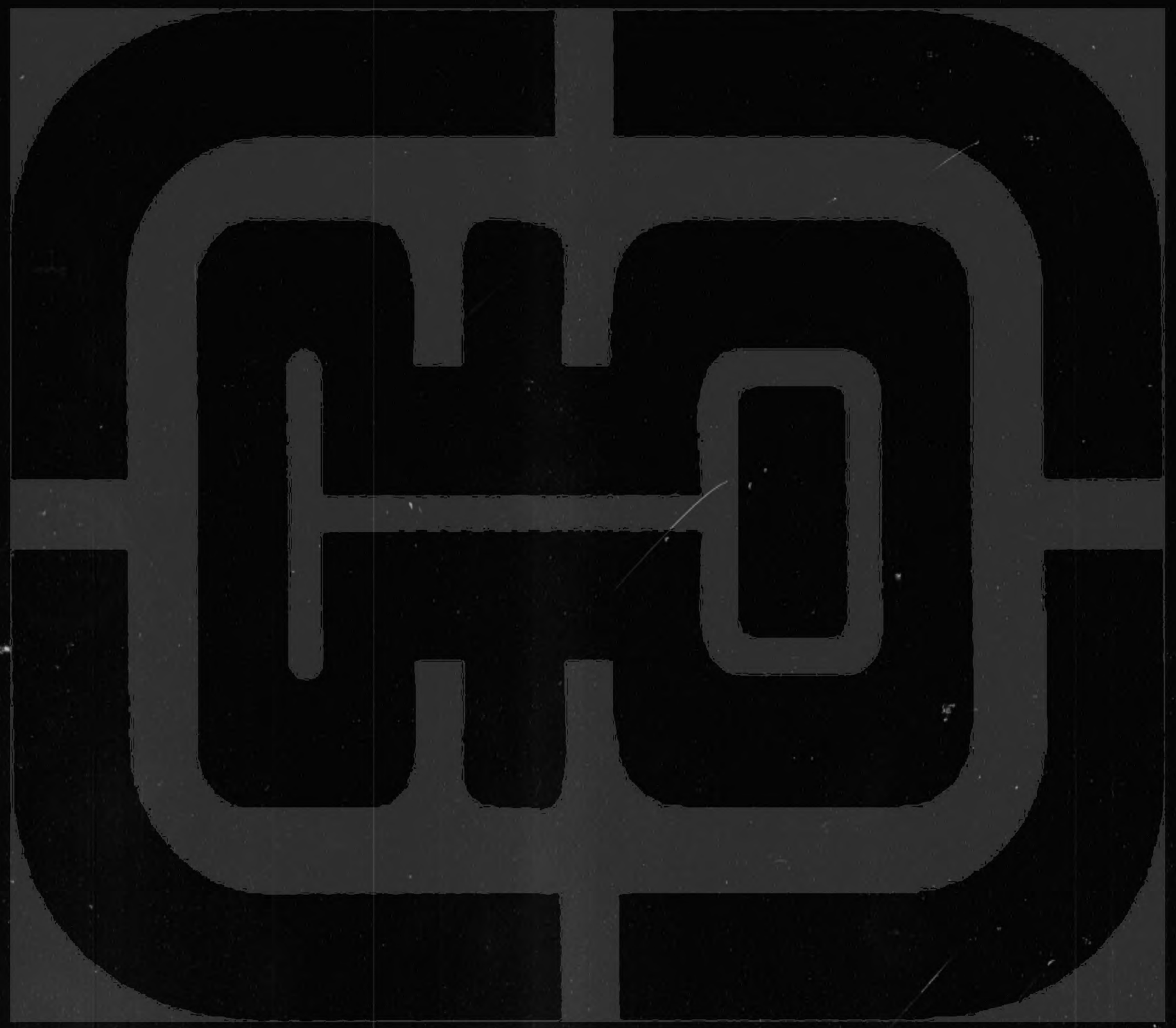


李崔李黃朱列傳第二十五　東莞尹守衡著

李秉字執中曹州人也正統元年進士筮仕延平理急欲捕治郡中諸大豪爲所誣下獄期年乃得白然而剛直聲日有聞矣景泰二年以部郎薦陞右僉都御史參贊宣府軍務首請帑金買牛屯種以其餘糧易馬騎操論効都督紀廣參將楊能而廣等亦擾秉它事誣飾上欲召秉還言官交章言風憲糾効跋扈未辨曲直焉得以擾拾之言改罷秉上爲遺言官即勘乃留秉而切責

廣等明年命兼巡撫尋改提督時有達虜牧邊廷議欲擊之秉上言曰邊墻之外則皆夷狄放牧之地彼未犯邊我掩其不意而襲殺之是倖功賞而啓邊釁也昔姚崇爲相不賞邊功以此議乃寢條陳邊務一十四事上皆允行內有汰冗員停造作均田土貨官塩數事邊儲賴之秉在宣府節用愛人吏民畏服奏掩土木鷄兒嶺戰沒遺骼萬五千請下大同紫荊諸鎮並掩凡十數萬虜以剽掠男婦來易米朝議大口一石小口五斗虜不從秉曰是重物而輕人也各以一石與之總兵官以爲礙例秉曰何忍使吾赤子爲夷人耶專擅之咎吾自當之上聞以秉爲是秉汰宣府僧尼以配無妻軍士諸將校不才者更置之士免朘削數載塞無大寇深入即小入驅出塞即已不肯徼功生事以是邊民稍休息虜亦徙帳避去然竟爲諸武臣排陷罷歸天順改元召起巡撫江南明年移撫大同復坐累去久之起以右副都御史再巡宣府成化元年給事中張寧薦陞左都御史還掌臺事三年建酋董山叛寇遼東上以武靖伯趙輔爲總兵官命秉提督討平之加太子少保是年冬主塩山

請老代爲吏部尚書秉居家宰士大夫有聲望者皆以不次之位擢之以監生雜冗倣古身言書判不稱者給冠帶閑住人多怨望與崔恭尹旻二少宰每相左四年彗星見秉同都察院考察京官令大臣被劾者自陳因罷戶部尚書馬昂而是年朝覲黜斥者多且爲大臣姻黨以是大臣又多忌秉御史戴用疏請方面官復如正統間例聽在京三品以上大臣薦舉語侵秉上從之於是給事中蕭彥莊劾秉暗結年深御史附已專權大罪十有三下廷議二少宰唯唯承伏曰吾二人嘗諫之不

吾聽也上乃落秉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遂與來朝被斥官同辭竟快諸讒忌者上詰彥莊年深御史爲誰時劉璧吳遠馮徽三人嘗上書請歸推舉之權吏部彥莊遂以三人對而諸言官復言彥莊受指於姻家大理寺卿王縠謀代秉內閣彭時寔主之上命會官廷鞫彥莊坐奏事不實降永寧驛時引病諸挂彈章者皆謫官彥莊後署大寧以科罰太重爲怨家所殺聞者快之秉家居言官屢薦大臣忌其方鯁竟不起卒謚襄敏

論曰李執中之去位有謂執中爲彗星掃人兼自掃可

謂快心於讒賊之口哉然不如是亦無以見執中何者正人之絀固邪人之幸也然是時內閣南人爲政欲用南人吏部以故秉僅一年而去北人於是紛詆南黨善傾人內閣不得已乃用崔恭南人又不喜會恭內艱僅數月去而姚夔代凡五年夔卒尹旻代凡一十三年然旻則嘖有煩言矣旻與內閣劉珝皆北人爲一黨內閣萬安南人也又爲一黨安久欲去旻而梗於珝珝去旻故竟爲安逐之嗟夫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柰何以內閣而爲南北樹黨幟哉

崔恭字克讓廣平人也正統元年進士爲戶部主事出督延綏邊儲還進郎中南陽薦知山東萊州府事萊號難治恭居郡六年萊人歌頌之曰古之楊今之崔漢楊震嘗刺是郡故以爲比恭去萊人思之爲樹碑楊震祠中景泰中以郡守異等超陞湖廣右布政使尋轉江西左布政使天順二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諸郡恭既用廉起家而又有爲事苟便民直肩任無所避先是蘇松加耗則例自周文襄奏定後多更竄恭悉疏復還舊都督徐恭請浚儀真漕河勑恭兼理恭自臨督民不告勞

揚州饑猶推浚河餘粟濟之清軍御史郭觀鋭以克伍爲功崑山民被誣首連逮二十四人欲訴恭或謂巡撫與御史各領勅行事不相侵訴無益也有應之曰刑部都察院獄情必大理寺評允無礙方敢決斷御史行事苟有寃抑欲伸理非巡撫而誰乃竟詰恭訴之恭爲平反二十四人皆復爲民時稱南京巡撫周文襄後恭爲特著其行事多倣文襄之舊尚嚴切不若文襄寬而理至欲蠲民疾苦真如痌瘝切身所至民懷四年塩山薦爲吏部右侍郎姚夔進禮部尚書轉左成化三年塩山去左都御史李秉代五年秉去恭代恭爲尚書僅數月遂以母喪去位九年起爲南京吏部尚書尋勅參賛南京守備幾務恭初佐塩山自爲手録私籍天下人材所見爲賢言塩山用之所見爲不肖即有憑藉相干不恤也翺及秉皆北人恭亦以北人繼秉南人皆不樂然三人皆稱名家宰其後恭起夔在位故改南京尋致仕成化十五年卒贈太子少保謚莊敏

論曰崔恭爲冢宰無牛載乃佐銓者亦十年矣天順中塩山引爲知已主上稱其佳品亦當代之名卿乎然恭

在江南與諸御史常左御史黜士恭多收録成名夫士
伸於知已可樂也而官屈於形已則有褊心人怒之矣
類計人短而又奪之權人無恤於府怨已無嫌於市恩
人誰與我要之體若相佛而心可無猜即相安於大道
之行難免於侵官之譏矣第其所脫二十四人於戎伍
則百世德也君子寻之

李裕字資德豐城人也景泰五年進士初授御史歷山
東總憲陝西藩轄入覲大司空進冢宰
先是同仁秉銓一十三年大不滿人望而又深惡江西
人不肯使居華要憲宗末年江西人李孜省挾左道得
幸上用事嘗受密命訪察百官遂謀於內侍罷旻去而
以少宰耿裕代之耿裕素持正不阿僅踰月出之南京
於是裕代其位裕爲冢宰孜省益有力焉然裕亦能守
正不私附孜省語僚屬曰諸君豈不知五服五章乃天
之所以命有德乎故曰天官須不愧於天當大選設
一木主書皇天鑒之四字置中堂上裕與二侍郎傍坐
文選司官前立每選一職輒先第其資格可否共品定
而注於手牘謹緘之至期引奏對牘填榜更不移易一

人一日謝司空一夔指朝班中語裕曰吾江西往日臺省中晨星寥寥今日山東進士選科道京秩者何多裕正色曰掌銓法惟至公庶無罪悔苟有私釁不但負朝廷其如天下公議何舊制考察曰老疾者致仕曰貪酷者爲民曰不謹曰罷軟者閑住裕曰是則然矣顧有似之而非者遲鈍者不似軟乎偏執者不似酷乎二者於老疾不謹復無所屬宜更創立才力不及者爲一等降調有差今爲定制焉或言裕附孜省故以此爲媚衆之術已而憲宗上賓孜省誅裕亦罷去而三原用矣

黃孔昭字世顯浙太平人也父瑜正統元年進士兵部職方司主事有賢聲弗究于用而卒孔昭年方十四家貧無資刻志讀書既長父有執友建寧守賀竑憐其貧知其學頗有成薦爲松溪訓導孔昭曰士之仕也待人薦舉耶辭不受命誓以科第自顯期纘父業以世其家益力於學遂登天順四年進士授工部主事孔昭守父清貧大有廉名同官有惡其形已嗾奸吏誣奏孔昭事竟白同僚坐傾險去官孔昭以是名益起陞都水員外郎調吏部歷陞文選郎中持銓清慎汲汲以人才爲慮

常曰國家之用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于豐年乃可以濟饑才儲於平時乃可以濟事往事諸君多自引嫌皆以閉門謝客爲高天下人才何由得知耶孔昭公退每有客至無不延見悉心諮訪有得必書于冊量其才譜隨其地望參之輿論薦于天官卿用之或因權勢干請私用一人輒力言不可即不能盡沮後其人多自敗先後十五年稱文選之賢者必曰黃郎中陞右通政出南京工部右侍郎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毅

朱希周字懋忠吳縣人弘治九年進士第一人世宗時

秉南銓當考察張司言茹有欲庇者三人欲去者二人令人喻意希周不聽永嘉遂言南京考察不公命再考希周上言臣備員南吏部四年矣察典最重今以臣之四年所孜孜留心者不足信是臣不職甚矣乞即罷臣別任一賢明庶無負於聖政已又以南科無一人去者爲私希周言察僚庶所以別賢否非論曹局之有無也使一曹皆賢必去一人以爲公則一曹偶皆不肖亦將姑去一二以塞責乎上亦不之譴也希周遂解官去

論曰我高皇帝罷中書省而分列九卿使相頡頏不相

壓爲慮至深遠也文皇時雖設內閣諸學士惟備顧問而已蹇忠定爲吏部委任猶在二楊之上部權未失也宣皇時三楊位益尊新安望輕資淺因稍退遜行薦舉之例遂開請寄之門矣東王繼之始復一其權以歸之吏部然以年垂八衰乃又不能不爲廣昌受過裕陵復辟塩山在事而南陽當國兩人相得益懽秉正懲公官評清乂具見和衷之雅焉馬憲宗時李執中崔克讓雖皆稱職而南北之黨已分姚文敏尹同仁皆視內閣以爲之去留晉楚爭長宋鄭受其敝矣至于三原能以一時重望壓服群情

王聖明故廬氏金陵以及鈞陽相繼在位並稱名碩武宗時朝多群小邪正雜進官方淆亂幸賴二三元老共濟時艱嘉靖初年方桂在事內閣同爲議禮之臣不相缺貟會推非受意於內閣不可以得俞旨故冢宰必爲侵軋天子晚年一意齋居分宜在閣久而部權於是失矣迨于江陵而益視部如屬矣何以故蓋于時九卿之內閣之私人百官之進退遂多受成於內閣而無敢異同其不然者且諷鷹鸇擊之矣故內閣能黜吏部而吏

部不能搖內閣繇是觀之安在其無中書省哉迨其後也冢宰稍知自愛嫌於視人眉睫一意第自尊重百官不暇置可否兩少宰遞相視噤不語避越俎相引嫌而盡以任郎中郎中智與力同則盡以任吏於是銓部之權幾由吏出矣政體不胥而盡矣邪後之秉銓者尚視前數公爲權衡余因并叙先今政體而世變從可知矣

皇明史竊卷之第四十八

劉戴張何周韓列傳第二十六　東莞尹守衡著

劉大夏字時雍華容人也天順八年進士父仁宅舉永樂庚子歷官廣西按察副使以清約稱大夏自少雅能知父意父出按部歸履新靴大夏[illegible]輒以請父示爲餘廩易者意乃釋弱冠領省解臺司檄有司佐贐大夏以里中阻饑力辭謝既登第選[illegible]中秘書解館當留願以勳業自見乃出爲兵部職方司主事凡歷郎署十餘年益明練天下事大司馬余肅敏深倚重之璫直時欲

乘間討安南使索永樂時調軍故牘大夏先檢匿尚書數榜吏不能得大夏若弗聞也徐乃告尚書曰釁開西南立糜爛矣尚書悟乃已朝鮮貢使爲建州夷邀刼有中官朝鮮人爲地請改貢道由鴨綠江入便尚書欲許之大夏曰鴨綠江誠便顧祖宗不以故道爲迂以迨今日殆有微意在乃勿許及考滿擢遷京秩大夏語所知曰京秩固華膴但吾做秀才時見府縣政事不得其平輒私擬曰此官使我爲之某事當如何行某事當如何罷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況郎中一出非知府則參議官階崇重何爲不可但恐人負官耳復乃出爲福建參政遷廣東右布政使再爲浙江左布政使大夏居廣則與白沙爲道學宿及白沙嘗稱之曰劉公愛民如子守身如女毋論今人即古人未易當也三任藩宣日夜以身講求民瘼弘治六年河決張秋晉副都御史治河河馴晉戶部右侍郎尋轉左理餉雲中尚書周經曰邊上倉場糧草半爲中貴子弟把持公素不與此輩合柰何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大夏至則召父老咨議得其

要領收買之令下而軍民咸便即不利於中貴子弟而
卒無所歸怨踰月邊儲充足三上疏乞休　予告歸二
年兩廣　督撫缺上乃即家起大夏以左都御史任
之大夏拜命即携二僮行兩廣人聞大夏至如饑兒之
得乳母也一歲所再求去不許十五年召大爲兵部尚
書力辭復不許既廷謝上問朕數召用卿卿數以疾辭
何也大夏叩頭對曰臣實年老多病近見四方人窮財
盡臣材不足辦此憂懼不敢來耳上默然久之曰卿殫
乃心供職數日上問大夏祖宗來徵歛俱有常制而卿

何以獨言天下民窮財盡大夏言臣不知它省即臣在
廣而廣西取鐸木廣東取香料費固以萬計上曰卿嚮
者言之朕已停止嗣後第有外之征卿具以聞他日
復問天下衛所軍士何如大夏曰窮與民同安能養其
銳氣上曰居有月糧出有行糧何以窮大夏曰江南困
于漕運江北困于京操它困又不止此且所謂月糧行
糧半與其帥共之能無窮也上嘆息曰朕在位久微卿
言朕安能知翼日下詔九卿大臣各以其職陳言軍四
弊政而議除之上見大夏奏對誠心爲質無有疑諱顧

獨喜諭大夏事有當行當罷者卿可以揭帖入啓大夏叩頭對不敢上問何也大夏曰先朝李孜省可戒上曰卿論國事豈孜省比乎大夏曰臣下以揭帖進陛下以揭帖行何異前代斜封密勅陛下宜遵法帝王近法祖宗公是公非與衆共之外付府部內咨閣臣如用揭帖久視爲常萬一匪人其害有不等言者矣上稱善時上銳意太平政事輙與閣臣講議並與大夏言閣臣徒儘可與計事第門下人太雜健嘗爲稱劉宇才可大用甚不合上意而宇在大同私官馬遣權貴大夏言于上上欲究問太監李榮爲觧免大夏　清章騰驤四衛占役軍士數萬人請罷光祿無名供億歲省銀錢八十餘萬擬遣保定京操萬人還以爲西衛而東兵納之密雲薊州　業報可有飛語揭之宮門上得之以示大夏諭曰宮門豈外人可到必此曹子忿不得私役此軍者所爲耳大夏叩頭謝大夏每承召問上即轉顧近侍皆退避數丈許上或言及左右大夏未及對上曰卿趦趄不言尚疑朕爲聽左右皇帝耶大夏惶恐謝上令大夏往同英國選內臣爲坐營大夏遜彌故

典外臣不得與上笑曰卿憂此曹他日害卿耳有朕在
何憂竟令往　太監岑璋方詔命大夏即叅請上雖
優容而內官咸悚慄矣大夏一日跪對榻前不能起上
呼李榮來曰朕與劉尚書論話長尚書年老動起艱罷
榮扶掖出左順門外其眷顧若此左都御史戴珊時亦
以材見知九卿中上有宣必大珊而御文華
有所召問亦必大夏與珊偕上信二人賞賚金幣寵醴
無虛月至賜大夏玉帶麒麟服一日手金二錠賜二公
詥曰述職官來集諸用事大臣皆杜門　二卿門何恣

杜也朕能知卿故以賜卿毋廷謝恐他人慚懼時大臣
有因左右間大夏于上故以是語之大夏獨此杜忠
故蒙特眷是年上崩數月珊亦卒正德改元諸權璫用
事閣臣劉健部臣馬文升相繼乞骸骨大夏亦篤老亟
求去特加太子太保致仕在三年劉宇比瑾得居要地求
修大夏郤譖瑾曰藉劉尚書家可當邊費十二於是以
廣西土帥岑濬事波及大夏矯制逮繫詔徵欲置重辟
下廷議左都御史屠滽曰檢律劉尚書無死罪瑾曰即
不死軍亦無耶乃坐戍肅州大夏即挾二僮買驢行至

蕭無資藩臬諸司憚瑾毋敢館穀三學生徒輪食之五年大赦放歸秋八月瑾誅復職致仕大夏之遇泰陵也鑒先朝汪直諸人生釁塞外夷但遇邊警第令料敵戰守上憤小王子慨然慕太宗遺烈因太監苗達欲出師大夏力持不可上頓爲止大夏歷官中外四十年始終一節嘗曰君官以正已爲先所謂正已不特戒利亦當遠名故無竇援朝著交李文正張簡肅戴恭簡山林交陳白沙李大涯大夏語人曰仕途不可廣交受人知只如朋友若三數人得力者自可了一生家居薄田僅足供衣食嘗言財貨惟務農服賈凡力得者獲用其餘易致之物終非已有子孫視之亦不慎惜況官貨悖入者乎預作壽藏自爲記曰予嘗見士大夫家子弟愛其父兄者俟其身後必求名儒大筆鋪張其行業以誌于其墓作國史者或憑而采之予無似承祖宗世澤竊科甲官祿前後四十年在家在邦無一事可述以傳者萬一後人私所親謬言以誤名筆縱可欺人獨不自媿于地下也耶用是自述平生履歷書而勒諸石付兒祖生等藏之以俟他日其詞雖俚其事則核庶予之心安焉李西

涯見之戲曰天下皆如公翰林文章亡用矣大夏曰先生輩文章宜紀有大功德者予非人敢以相累哉大夏官至大司馬不爲子孫乞恩澤正德改元有大臣自陳求蔭言官叅駁欲舉大夏例以崇廉退朝廷從之正德十一年五月卒壽八十一贈太保謚忠宣

論曰劉大夏之初謝史館就郎曹已又辭京秩而請外補此其志豈矯之乎爲名高乎固欲朝布政而夕及民急有以大展其懷抱也晚遇孝宗密勿都俞庶幾三代風哉弘治最多名臣大夏與三原鈞陽三人名最重或曰恕強差近名大夏弱近實文升練差用術然與

戴珊字廷珍浮梁人也天順八年進士授御史成化三年督學南畿吳中服其藻鑒十四年陞陝西提學副使學政一[illegible]畿而在陝久德教尤浹二十年陞浙江按察使歷福建左右布政使弘治二年三原爲太宰薦陞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蜀盜野王剛嘯起五載守臣莫敢以聞珊請于朝合川湖陝三省兵討平之因自製爲營陣法以練兵伍四年召入爲刑部右侍郎久之轉左出訊荊王見潚爲樊山王所訐不法狀還奏上以爲允

九年陞南京刑部尚書十三年以左都御史召還掌院事時有大理寺卿吳一貫按一武臣罪不宜死而欲戈坐一貫珊進上大怒親鞫之以武臣罪不宜死而欲戈坐一貫珊進而言曰一貫罪止當徒上怒仍未解珊曰法如是足矣天威頓爲霽以是受知于上上每廷宣接縢面咨移晷刻乃退而珊亦老病累求致不允一日上召兵部尚書劉大夏及珊同議事珊因私懇大夏曰少頃進見公當捨已爲我言之及見議事畢上曰爾珊昨日何以又陳老疾求去也珊顧大夏未敢對大夏進曰都察院堂身率各道御史相彈劾者也堂上官卧病不勝任則御史得彈劾之安得不自陳珊實病非敢假上曰賓客在人家告歸主人留客堅客亦強爲主人留爾珊何恐咈朕意如是耶珊忽泫然涕下上亦爲之感動相對不能言久之上曰爾等姑退珊退語大夏曰珊即死不敢復言去矣珊與吏部考察京朝官者一考天下述職者再考宗勤於治理是時劉健爲內閣首輔馬文升以師臣長吏部上時召見於便殿而二人皆篤老顧不若遇珊與大夏尤眷注上崩之歲上在五月其冬十二月珊亦卒

壽六十九贈太子太保謚恭簡

論曰珊大夏之遇孝宗也孝宗賜之金曰卿等將去買茶果用堂陛之歡斯何嶇嶇一如家人父子哉珊欲去上直以賓客相留珊乎即死此官何恨已

張敷華字公實安福人也父洪正統乙丑進士洪爲御史死土木敷華受蔭國子生舉天順壬午甲申進士選翰林庶吉士觧館當留敷華與華容私相約曰吾儕已得爲世用便當身君民事爲國家効尺寸彼沒沒徒老於文字竊恥之於是同出爲兵部主事華容醇亮端愷敷華方毅坦直兩人並負時名成化十一年敷華以郎中陞浙江參議景寧有礦盜衆且議用兵敷華曰此可撫而定也身泣盜巢但執首惡者十二人觧散之人人呼曰我張公咸駢首受命轉右參政進右布政使弘治改元轉湖廣左布政歲饑募民繕修學宮或詫非時乃貸民樂趍傭直以自活三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未赴憂去服闋仍撫山西奏增觧池鹽課補宗藩歲祿山西鎮守內臣劉璟以敷華不便已入賄其黨八年移撫陝西會有妖僧攄山中爲逆朝議以爲憂

馬鈞陽曰有張都御史在必能了此不數日敷華果已
授計山中父老生縛之矣明年陞南京刑部侍郎十二
年陞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江北盡斥去一時諸貪
刻武臣時例漕司負筭輒假銀大倉稍寬其息待來年
來償償前負又復假前後相尾負益積敷華曰下剝上
攘漕是以困國儻取息大非政體峻爲之禁漕政畢舉
十四年改掌南臺會京察林瀚爲南吏部務清汰敷華
但敦大體有坐帷簿謗者瀚欲黜之敷華曰彼不幸而
有遭非其罪也謫之可矣宰失不明無爲不仁瀚從之
諸御史不敢緣法爲市時林俊起僉南院章懋起南祭
酒與瀚及敷華並稱南都四君子十八年代樊瑩爲南
刑部尚書其冬浮梁卒召入爲左都御史掌院事上卹
諸閣好逸遊內閣及諸言官皆切諫　不聽敷華疏請
聽納　於是閣瑾諸人遂　多不悅敷華　者敷華先
是督漕入京諸閣曾介李西涯以名香爲敷華壽冀敷
華往謝敷華曰公常以公會故得朝夕敷華則不敢西
涯強之行乃各報以幣使者出戶亟追還曰幾誤矣吾
平生無內交恐一旦自敗乎諸閣久嘆敷華爲異已至

是乃調敷華曩日漕糧之虧耗者以坐敷華贓康武功聞之故以弄語調瑾曰公陝人也陝人愛敷華如父毋忍相薄耶瑾意解乃假內降令致仕歸之明年瑾矯榜奸黨朝堂猶不脫敷華名又明年卒贈太子少保謚簡肅劉文靖嘗薦敷華于泰陵上曰朕非不知張敷華但忒難爲人耳人以爲敷華之久於南都諸閹有力焉

論曰羅太史洪先言敷華爲浙轄子來省體魁碩食兼數人敷華日料肉止一斤語子曰吾固慮汝不飽也即遣歸夫人卒客有以帨奠敷華曰帨以爲奠知我廉也不知帨非奠物也竟返之茲二事至微細矣其氷心蘗操亦足觀云

何喬新字廷秀廣昌人也景泰五年進士父文淵官至吏部尚書爲温州守有治聲見循吏傳喬新既成進士持三言自誓不營私不阿權貴人不以愛憎人爲賞罰觀政時奉使淮西過巢巢令閻徽文淵門下士也贈之白金文綺喬新不受令曰請以爲吾師壽喬新曰子壽吾親而因吾致可乎力却之還授南京禮部主事部務最簡靜日取國家典故求講習改遷刑部法如是大司

寇不能奪歷員外郎郎中出爲福建按察司副使福安
寧德二邑銀鑛久絶而歲課猶供喬新爲奏減三之二
興化洪武初官以耕牛貸民而徵其租牛久故而租猶
存并請蠲之修葺先儒楊龜山先生祠墓得廢寺腴田
百畝則以給其子孫奉祀焉典市舶中官死鎮監分其
遺橐餽三司喬新辭或嘯其自異受而輸之庫陞河南
按察使時大水民艱食藩令賑貸至秋罷喬新曰賑貸
止於秋者以秋成可仰也今秋田無收賑貸可已乎命
郡縣如舊賑之麥熟乃止河南守薛昌鹿邑令胡宏耙
令李文中皆貪殘有奧援它使者莫敢詰喬新至按治
如法俱罷斥陞湖廣右布政使歷都察院左右副都御
史巡撫山西召入爲刑部左侍郎尋奉命出賑山西請
以便宜行事得銀數萬兩粟數十萬石凡活三十萬人
流徙復業十四萬人播州宣慰使楊輝嬖其妾子友欲
廢其適子愛而立友安撫長官諸司皆不可輝乃矯誣
數夷寨爲亂即其地立二長官司割五十二寨爲一宣
撫司以友爲使因撫臣張瓚得請于朝且十年矣輝死
友求死士殺愛不能得糾凶黨奏愛交通唐王造反謀

上遣喬新即訊而友毋子又輦金寶財帛往賂京中權貴人囚愛待命喬新言上曰播州古夜郎牂牁地唐乾符間太原楊原端據之今五百餘年蠻夷服從久矣歷代撫以恩信寬以文法皆以不治治之今一旦囚係其酋臣恐諸夷見之驚疑或生他變且免囚容臣往逮二人諭實以請即旦夕令就斧鑕無怨制曰可喬新至諸受友囑者藉藉爲友游說鞫之得友毋子奸慝狀上封事白上愛實無有與唐王反者友詞皆虛宜復愛官今所授友宣撫使宜褫職銷其印遷友保寧撫定諸夷寨而還陞南京刑部尚書奏奪南京守備臣蘆州還民萬有千百畝由是與中官意牾是時萬安當國惡喬新持正故出之南京泰陵既逐安去召還刑部尚書兩以疾乞罷不允已爲御史鄒魯論劾杜門引咎懇辭免予致仕魯外謫去喬新還里片刺不出門賓客不見其面楊宣慰獻文梓爲壽器喬新曰戒之在得正在今日謝却之平生每愛彭鳳儀氣節丘仲深文學引爲知已喬新自少好學居官視事手不忘卷公退書聲聞戶外家有藏書三萬卷手自讎校弘治十五年卒撫臣林俊請贈

謚竟又尼於諸舊郄者不可得正德初廣昌令張潔再
疏請贈太子少傅謚文肅
論曰怨毒之於人也甚矣哉史稱何喬新勸父引決以
自全或曰出焦芳之懟筆王弇州曰文淵四月卒黃竑
徐正五月誅先後不相及嗟夫小人之得以汚衊乎君
子其奚誅百世下猶能令百犬之群吠可恨也哉
周經字伯常其先陽曲人也父瑄修髯長身宣德十年
貢士初主事刑部扈從英廟北征身負重創幸不死脫
還署郎中超陞右侍郎歷陞南京刑部尚書守官稱廉

明故鄉無田宅可歸久宦留都遂家金陵經登天順四
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與修英宗實録成進編修成
化十二年秩滿進侍讀十四年皇太子出閣講學進春
坊左中允侍講文華大訓東宮起立拱聽閣臣諷經跽
請太子坐經不從朝士咸嘉經能以師臣自重也孝宗
登極陞太常寺少卿兼侍讀與修憲宗實録陞禮部右
侍郎弘治三年改吏部左侍郎歷佐兩部前後皆與倪
文毅耿文裕王端毅諸公協持正論定國是稱寅恭云
八年部大臣以灾異故上言屬經草疏請早朝勤聽政

節侈費省遊幸止貢獻斥樂戲而斥樂戲一事語尤切直頗傳上意此疏出誰耿尚書曰疏名首吏部裕不敢他諉經曰疏草本出經即有罪罪經十年陞戶部尚書前是部務尚書悉急目前忘民害經先恤民而後惜財貴戚近幸但有陳請堅執不與若遇四方灾傷奏報輒為覆請議蠲給事中魯昂奏請各省貯庫羨銀盡輸太倉　助邊費上下部議經曰國用之不足蓋以織造賞賚醮土木之故此能節省自宜少裕必欲盡括天下之財以歸京師豈王者藏富於民之意乎給事中言非是經視民瘼真如痌瘝切身屬吏有朘削為功而入課多者下其考於是監稅官各務悻大寬平而掊聚歛之風稍革時修清寧宮欲調山東民夫七千人經曰歲歉民貧不可令其遠去鄉井就以部羨顧役於京師為尚書大同缺戰馬鈞陽請給折糧銀就市之已得旨經言上曰糧馬各有司存祖訓六部不得相壓兵部輒侵戶部官非祖訓上是之改命取之太僕經盡心體國每

有裁抑上輒俯從弘治中國裕民安多經節省之力十三年星變致仕康陵即位起爲南戶部會內艱正德五年經壻曹元爲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入內閣起禮部尋卒贈太保謚文端瑄季子紘成化戊戌進士瑄自郎署至尚書三十餘年未嘗更曹僅一爲右都御史亦法司居官一意洗冤澤物旣爲大司寇戒諸司事非會勘者不得出五日以是無滯獄八子衆孫一時貴盛人豔稱之諡卒贈太子少保謚莊懿

論曰成弘之際國用稍詘矣貴近之陳乞無已大官之侈費不貲司國計者不亦難乎會昂倡搜括之令可謂取之盡錙銖李沆所以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豈謂昂等耶語云江河不能實漏卮倘不嫌於侵官蠹蝕之孔旁出末流何極夫索之於不足之外以朘民孰與儉之於自足之中以厚下此葉淇變法於淮鹽君子以是爲萬世之罪人也

韓文字貫道洪洞人也毋姓夢紫衣人言與爾文潞公因名文成化二年進士授工科給事中與同官梁璟王詔會劾都御史王越邀功啟釁而薦前吏部尚書李秉

兵部尚書王竑疏中語涉兩宮上怒逮至文華殿考訊幾死王詔頓首曰臣等愚繼忌諱犬馬之誠寔惟爲國上怒解還職秩湍出爲湖廣參議轉山東參政而濟南俗有乘旱而聚衆發人墓暴其屍名打魃文曰是甚于厲巫之暴矣下令民曰天即旱吾國法不爾貸自是無有敢打魃者弘治三年禮部左侍郎倪岳薦陞雲南左布政使六年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耳撫河南救荒多善政九年陞戶部右侍郎以艱去起改吏部文洛戶部預支官軍俸粮三月救民急度支辭未得命文曰救荒如救焚民命在旦夕安能忍死以待即即得罪吾請當之踰年召入爲戶部尚書一日上顧尚書長嘆文頓首謝不職上曰朕欲理塩法苦人撓沮今邊儲日急柰何文又頓首謝摘塩法七弊條上上嘉納時屬大婚大喪國用稍費調度疏請通勑重臣公同會計講求所以足國裕民之策上方勵精治道下其奏使群臣集議於是一時浪費多得裁省國用稍舒而貴戚佞倖不敢濫有陳請民困少蘇矣武皇登極劉瑾諸閹日導上

狗馬鷹兎舞唱角抵棄萬幾罔親文每朝退對屬吏言
輒泣下郎中李夢陽曰公大臣也義共國休戚徒泣何
益文曰柰何夢陽曰比諫臣有章入交論諸閹　下之
閣矣夫三老者顧命臣也聞持諫官章甚力公誠及此
時率諸大臣殊死爭閣老以諸大臣爭持必更益力益
有詞去瑾輩易耳文於是將髯倡毅然改容曰善即
事弗濟吾年足死矣不足以報國明日早朝文密
叩三老三老許之而倡諸大臣諸大臣又無不踴躍喜
文乃召夢陽令具草草具文讀而芟之曰是不可文文
上弗省也不可多多覽弗竟也其疏曰臣等伏念人主
以辨姦爲明人臣以犯顏爲忠故群小之姦逼近君側
孰足以危社稷亂天下伏未及發是謂禍萌故曰萌不
可長臣等幸待罪股肱之列值主少國疑之秋仰觀乾
象俯察物議瞻前顧後心焉如割至於中夜起嘆饍食
而泣者屢矣臣等伏思與其退而泣歎不若昧死進言
即使進言以死不猶愈於緘默苟容乎此臣之志亦臣
之職也臣等伏覩近歲以來朝政日非視朝漸晚仰窺
聖容日漸清癯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詳魏

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僞淫蕩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或道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狎暱嫟褻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花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已行私而不思赫赫天命皇皇帝業在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遊宴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齏粉葅醢何補於事乎昔我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繼承傳之先帝以至陛下先帝臨崩顧命之語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群小置之左右爲長夜之遊恣無厭之欲以累聖德乎竊觀前古閹宦誤國其禍尤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是其明驗今馬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而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爲患非細伏望陛下奮剛斷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將馬永成等拿送法司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變以泄神人之憤潛消禍亂之階永保靈長之業則皇上爲守成之令主臣等亦得爲太平之具臣矣疏入上驚泣不食遣司禮監八人詣閣議一日三至閣議必欲誅瑾等上不忍復召

諸大臣入而令太監李榮手文疏問諸大臣幸少寬之是日瑾等業已窘求去左南京安置而閣議猶持不從而八人中王岳者亦青宮舊閣素剛厲頗惡其儕而與司禮監范亨徐智密奏上宜罪瑾等以謝諸大臣上意稍屈吏部尚書焦芳素媚瑾遂以內閣堅持之議泄於瑾瑾等夜趋上前繞跪佽哭痛首觸地訴岳三人內外交通害奴儕徵上恩奴儕肉磔餧狗矣上為之動瑾立勸上收王岳三閣下獄而上又曾先入瑾言內閣專執朝權文官欺壓內臣武職之事於是傳諭閣臣直貸瑾等

閣臣健復上疏曰佽見舊年以來龍顏清減心切憂惶傳聞每夜戲樂有妨寢膳皇城禁門開閉無節甚至入市交易全無護衛皆左右引誘以致聖心荒怠政令乖違財盡民窮上干天變昨者府部科道等合詞累奏皆謂太監劉瑾等狎昵淫巧罪大惡極欲乞明示典刑臣等讀未終篇涕泣交下連日司禮太監李榮等三至內閣傳示聖意乃謂瑾等自幼服侍不忍遽行斥逐夫君子之于小人若不知而誤用其失猶小天下尚望其能知而去之知而不去人心危疑被其離間天下之事無

可復爲必至於亂亡而後已今數人者情罪畢露乞即早賜斥逐且邪正之勢必不兩立今滿朝文武公卿科道皆欲急去數人而使之尚在左右非但朝臣懷疑懼而此數人者亦恐不能自安上下相疑內外不協禍亂之幾皆自此始宗社所關誠非細故上不聽即日詔瑾入內司禮而健等各上疏求去瑾益弄權罷文官給事中徐昂論救坐除名文子士聰高唐州知州士奇刑部主事皆削籍降夢陽爲山西布政司經歷罷之已又矯詔逮文下詔獄欲殺之坐贖米三千石破其家瑾誅復官致仕數年中廷臣屢薦引而猶厄於閹黨世宗入繼大統天子方思起用諸耆舊大臣而文時八十餘矣賜勑存問加柱國太子太保文以致仕後加柱國盖曠典云嘉靖五年卒年八十六贈太傅謚忠定

論曰韓忠定親裂眦於權奸持一死以自誓首倡群工叩閽請劍至矣哉社稷之心乎然此數人所謂天子親嫗之臣也即逃兩觀之誅薄示三苗之竄庶幾乎禍不滋蔓二三元輔亦足以謝先皇顧命於九原之下矣不諳時變如奕之刼獲則全勝失則全覆甘露之變竟自

招之不應其肉將無已時吾以是深服許襄毅先見之明而恨三閣臣之棄猶生禍也

皇明史竊卷之第四十九

姚周楊倪吳黎列傳第二十七　東莞尹守衡著

姚夔字大章桐廬人也正統七年進士鄉會試皆第一人授吏科給事中上之北狩也諸大臣議勸廊王進未決以詢六科夔曰朝廷任用大臣正爲社稷計緩急取自廟堂何必詢諸小官廊王即真超陞南京刑部侍即是年敕往考察雲南官吏四年景泰三年改南京禮部是年敕往考察雲南官吏四年還朝留禮部七年景帝不豫夔與兵部侍郎商輅議復皇太子疏具未上而上自復辟爲石亨等譖出爲南

京刑部上皇顧知夔忠於太子召還禮部左侍郎會吏部左侍郎孫弘聞艱上語賢曰孫弘豈勝吏部賢曰孫弘亭所薦士也上曰吏部乃天下人物權衡侍郎即尚書之次非它部比必得其人卿以爲誰可賢曰臣如劉幹姚夔上問孰優賢曰幹端謹規模稍狹夔表裏相稱有大臣之量上乃改夔吏部佐塩山時幹爲禮部右侍郎遂轉左有真定守陳賄召亨求復官挾夔同列擬奏稿送夔判夔擲筆大言曰侍郎可不做此稿必不可判亨敗附亨者黜夔名日益重上深眷注焉上慮塩山年老與賢品論部大臣上曰戶部年富不易得他日可繼翔者亡如富惟禮部右吏部侍郎姚夔崔恭亦佳賢曰過之刑部陸瑜甚佳若吏部侍郎姚夔崔恭亦佳賢曰二人才器皆尚書之選七年瑁罷上乃進夔爲禮部尚書恭轉左瑜以山東左布政入爲刑部賢薦之也瑜能平反一二大獄上稱詳慎八年正月上崩其夏富亦卒富別有傳夔典邦禮茂陵中頗能持爭昭德宮顓罷震位久虛夔疏請謹小星葛藟之分以兆百男之慶睿皇后崩上承孝肅太后命不欲合葬祔廟下廷臣別議閣

臣時等爭不能得遂率廷臣上言大行慈懿皇太后正位中宮奉事先帝自始至終如樂之和婦道全矣皇上嗣位尊爲慈懿皇太后頒詔天下與皇太后並尊同養毋道全矣今崩逝出於考終發遺詔於天下陛下爲之括髮跣足朝夕哭臨一依孝恭章皇后禮制行事子道全矣今欲以梓宮不於裕陵合葬神主不於太廟祔享人心旣駭且疑皇上欲順毋后之命則義有未安欲從衆人之言則恩有未忍展轉宵旰似難裁處禮曰父毋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必欲置親於無過之地者何也是以義成恩也恭惟皇太后聰明仁慈之德聞於天下皇上極其誠敬和其聲氣勸至再三皇太后必能感動而從之此則恩義兩盡也或者曰皇上乃皇太后所出慈懿無子夫皇上繼統承緒郎同其子可謂非其所出而別議乎慈懿今日葬于左皇太后萬年之後葬于右慈懿今日祔于廟皇太后萬年之後亦祔于廟同尊並列則亦何有分毫低昂高下於其間乎伏望皇上以臣等所言反覆開諭皇太后決從衆議而不惑於它言則皇上全大孝之名毋

后全賢令之德英皇歆享於上群臣慰悅於下人心鼓
舞愛戴莫不尊親有光宗祖有光天地而萬福攸降矣
奏入上猶未得太后俞旨夔率群臣伏文華殿門叩諫
上頓首皇太后再三請乃從之泰陵見夔疏及閣臣時
疏謂劉健曰先朝大臣忠厚爲國如此夔嘗薦左僉都
御史張岐巡撫遼東岐爲猾卒牽累坐逮御史謝文祥
因以劾夔上怒下文祥獄夔言臣因濫舉張岐獲罪陛
下因臣而罪文祥此臣之罪乞貸文祥俾圖自新仍乞
罷臣歸田里以謝言路上曰文祥累肆狂妄故罪之非
爲卿也五年吏部尚書崔恭内艱去上乃以夔代恭爲
吏部尚書七年滿九載加太子少保是年自冬狙春星
變異常入夏江南大風雷雨海溢漂民廬舍夔上疏曰
宋儒真德秀有言人主修德講學則天下安昆虫草木
各得其所自前歲彗星示變以來四方漸覺多故自古
禍亂常起於災傷饑饉之餘毋謂天道姑息有象無應
請命廷臣共修所以安民弭患急務上是之命府部大
臣會議於是簡重撫臣飭勵庶司守令停免是歲糧芻
鹽課顏料匠役夔乞罷歸田里以謝天譴不許未幾卒

贈少保謚文敏

論曰夔典邦禮禮之所不得爲者至率廷臣痛哭于九閽之下天子欣然爲改容赦休哉抑聞之太后生辰夔倡賤僚供佛事禮豈得爲者哉給事中張寧白簡已隨其後惡能無汗顏也

周洪謨字堯弼叙州長寧人也正統十年進士第二人授編修館閣無他政事洪謨朝退即入中秘檢所未見書考閱採其有關政本者條一十二事上之以爲讀書務裨實用當若此比爲祭酒請改孔子封號大成至聖爲神聖廣運加服衮冕十二遵豆舞八佾下禮官議尚書翰幹言正統十二年御史李奎請加封孔子英宗不允今考聖神廣運乃伯益贊堯之詞不若大成至聖本於孟子中庸猶可擬議洪武中新創南京太學廟用木主當時祭酒宋訥奉勅碑文曰像不土繪曳習乃革今北監塑像徒仍元舊不恐撤毀故有冕旒原非國典遵豆俏舞之數祖宗品式具在不敢輒議洪謨復言衮冕已用天子之禮俏舞止用諸侯之樂以禮論樂則樂不備以樂論禮則禮爲僭俏舞與冕服相稱則禮明樂備

補前代缺乏之典備聖明尊崇之制上乃詔加邊豆脩
舞之數從洪謨言踰年陞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監丞
祝瀾疏請天下郡縣孔子廟皆木主如南監之制章下
禮官洪謨以瀾議不中意劾調雲南經歷洪謨嘗著有
疑辨錄三卷自言吾爲此錄發經書之蘊正先儒之失
破千載之惑雖三公之尊黃閣之榮吾不與易也至是
進于朝上曰五經四書永樂間儒臣纂修已訂取其不
悖本旨者輯錄之天下學校誦習已久周洪謨復以已
見紛更不准行真定教諭俞正已奏言我朝今日曆數
有差稍綴一章十有九年七閏之數爲書上進洪謨命
集曆科官生與正已參論旣竟日弗能決洪謨以正已
繆妄請下錦衣衛治之洪謨上言璿璣玉衡尚書蔡傳
制非是以故占步不合乞更定手製圖式進上上賜上
尊寶鈔嘉勞焉洪謨學有見解然亦拘執不通允所建
白人多以迂目之所見爲是斷在必行人雖喋喋言之
不聽也人有意見而已見未真洪謨槩執爲非反加排
斥以是晚年章奏遂爲人所指摘而天子諒其樸忠茂
陵升遐之歲月當食不食廷臣以爲宜賀洪謨曰此陰

盛之象其可賀耶遂止往祭天壽山見役夫運載相繼於道知有所營建也歸言月令云盛夏不可興土功又曰舉大事則有天殃今歲大旱未必不繇於此且時方炎烝人易疾疫宜暫休息之不報乞歸中途遇疾懼不起上安攘十事歸又三年卒謚文安洪謨初爲祭酒時關陝荆襄唐鄧間劉千斤李鬍子皆以嘯聚流民相繼爲亂督撫項忠旣討平遂乘兵威下令有司逐流民有弗率發戍邊當盛暑道暍疫死者千萬也洪謨憫之爲著流民說盖云昔日與修天下地理志而見東晉時廬江松滋之民流至荆州乃僑置滋縣於荆江之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於襄水之側其後松滋遂隸於荆州南雍遂併於襄陽垂今千載寧謐如故此前代處置荆襄流民者甚得其道彼中山谷曠遠民遭水旱有司不能賑恤則轉徙其間勢必不可禁今倡亂者已誅而脅從者俾無所容民亦安所逃生曷若因而撫定之聽其近諸縣者附占版籍遠諸縣者設州縣以安集之置官吏編里甲寬徭役使安生理則流民皆齊民矣何以逐爲于時諸大夫皆然其說未有行者

亡何歲復饑流民復集於是右都御史李賓疏其說上之上可焉命副都御史原傑往安集之爲縣八爲郡一設一都司衞所總制之人皆歸德洪謨云

論曰維揚志言洪謨嘗泊舟邗江夜見一異人前謂曰吾即子之前身也洪謨曰子何人對曰吾友鶴丁山人忽不見洪謨以詩訊維揚守曰生死輪迴事杳冥前身幻出鶴仙靈當年一覺揚州夢華表歸來又姓丁守訊郡民友鶴山人元末隱士以詩名家至建文元年歿於成都以儒雅重於潘王有德人也於乎羊祜房琯之事益知其不虛也夫

楊守陳字維新鄞人也舉鄉試第一景泰二年進士庶吉士授編修成化初開經筵兒講官陞侍講英廟實錄成遷司經局洗馬守陳講筵多讜論時稱其講官嘗應制作內宴樂語守陳曰吾以工瞽諫天子過聽不賢於優孟滑稽之談乎尋遷侍講學士一官五品十六年有權貴欲援之守陳謝曰我婺婦抱節三十年今老矣改志耶泰陵出閣克日講官文華大訓成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泰陵即位例遷宮僚官執政擬守陳南京吏部侍郎上曰守陳宜留此御筆即塗南京字憲宗升祔禮

官議尊德祖爲始祖比宋僖祖而不遷請祧懿祖備九廟守陳以爲非是疏言詔書九廟臣似難違若德祖不祧以爲百世之祖則有不可孔子曰祖有功宗有德夏之世顓頊旣帝而鯀無功故以禹爲始祖殷之始祖曰契周之始祖曰稷皆有大功故號太祖而郊祀配天漢以下上祖無功故皆以創業之君爲太祖凡號太祖而配天者必居尊位而百世不遷然後合乎典禮協於人心而無可議也國初追帝高曾祖考爲德懿熙仁四祖但以爲四親廟而已初無祖功之意而郊祀配天則以仁祖嚴父之義爾未嘗以德祖擬殷周之稷契而輙以配天也太宗嗣位乃尊高皇帝爲太祖而遂以配天而仁祖不得預意亦以四祖親盡當祧而太祖有功不遷當如夏之以禹爲始祖漢以下以創業之君爲太祖者也在禮太祖即始祖今強以無功之德祖爲始祖而百世不遷永居南面之位而常尊太祖有功而配天反不得正位南向永居東西向之位而常卑豈先王之禮祖宗之意哉後世臣子瞻之孰無憾悵必有慱文達禮之儒昌言正議而群臣和之天子從之卒祧德祖而尊太

祖而後已爾則宋僖祖其明鑑也議者率謂王安石嘗尊僖祖爲始祖其後朱熹廟議實取之不知當時名臣韓維司馬光諸人力爭莫能回及至寧宗乃用趙汝愚陳傅良諸臣議卒祧僖祖于別廟以藝祖爲太祖而後已蓋祖有功之禮終不可祧也況時異制殊尚當執其說之不可行於宋者而必欲行之於今乎陛下姑循舊制則存九廟祧德祖是也從今議而每歲一祫無不可盒古禮四時皆祭三歲一祫務遵古典當用臣議併祧三祖但存七廟三歲而一祫乃協前代之典足垂萬世之法也時不能從弘治元年春請開小經筵講學御午朝聽政疏言陛下御極以來屏棄珍玩放遠奸邪登用正人聽納忠諫躬覽題奏日勤政務持此不懈可幾堯舜臣愚過慮革故而正始猶易持久而保終實難臣昔忝陪宮僚伏覩陛下儼然端拱朗誦經書未嘗降一屨問儒臣肅然進退略陳訓詁未嘗進一詳說今日視朝所接見大臣手儀而已至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小官遠臣之才貌何由識之退朝所閱覽百官題奏而已至於諸司之條例群吏之情弊何由見之宮中所聽信內官

語言而已至於千官百職之正論六軍萬姓之煩言何由聞之賢才不能以自達聰明時有所偏蔽臣恐陛下銳志少懈欲心漸滋則今日所屏棄者異日將收而愛之今日所放遠者異日將召而親之今日所登用者異日將憎而黜之今日所聽納者異日將厭而拒之今日所勤覽者異日將嫌而麾之此臣之所繇過慮也伏望陛下退朝則請御文華殿講學日輪內閣大臣一員領講官二員進講聽講未明即賜清問必求明悟不憚咨詢人才孰是爲賢爲不肖政事孰是爲得爲失天下爲何治亂歷代爲何興亡講之明而無疑乃可行之篤而無懈午朝則御文華門聽百官奏事面與裁斷言有忠讜切實者議行之讒佞諂諛者絀逐之愚憃狂直者優容之寒吶不能言者令具本備陳之大抵一日之間陛下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賢才常接於耳目視聽不偏於左右終始如一比隆堯舜不難也但如近日朝講故事取具虛文允百題奏皆付司禮諸臣調旨批答臣恐積弊未革後患滋深自是上御經筵次日即御文華殿進講尚書大學衍義數御平臺暖閣召閣

部大臣劉健劉大夏等閱章奏守陳啓之也及修憲宗實録再請觧部事專史職不允已見諸新進多好誣詆舊老臣守陳曰吾可久處此耶遂請老且曰吏部進退百官衆怨所集尚書王恕尚不免人言况臣迂踈豈能勝任伏望放臣致仕俾養痾林下以盡餘年上不許命以本官兼詹事府丞專職史館守陳言自古國可滅史不可滅靖難後不記建文君事遂使當時朝政與方黄死事諸臣皆湮没無傳及今蒐採猶可補葺景帝已正位號英宗實録標目猶書郕戾王附宜改正凡疏留中者即忠言正議國家大政事例不得登實録宜宣付史館以備遺忘疏具病不果上卒謚文懿實録成贈禮部尚書守陳居鄉郡邑藩臬諸大夫不肯出輕謁謁則刺稱侍生中道入或規其非是守陳曰朝廷文學侍從之官孰可得而治之夫名不可苟也欲其稱也迄不改弟守阯字惟立成化十四年進士及第第二人歷官南京吏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從弟守隨字惟貞成化二年進士左道李孜省故一贓吏也守隨爲御史嘗按治之後孜省見寵於上守隨已陞應天府丞譖於上調南寧府

知府孝宗嗣位陞應天府尹復以按治太監蔣琮爲所中調參政廣西踰年得還南京都察院轉大理九載秩滿進工部尚書仍掌大理寺事是時康陵新即位諸閹用事守隨偕三法司共讞太監張瑜獄與內意忤遂致仕瑾尋構以它事罰米二千石卒贈太子少保謚康簡

守陳二子茂元刑部侍郎茂仁四川按察使茂元成化十一年進士副使山東時張秋河決上既遣劉大夏往治又遣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至茂元上言官多民擾乞召二人還　使

大夏得以專力而成功水者陰象其應爲後宮爲夷狄宜戒飭后戚防禦邊寇二人執奏以爲妖言詔遣錦衣衛百戶胡節逮茂元去山東百姓遮節泣訴道擁不能行節爲泣下慰諭去比下獄節見諸中貴深言茂元甚得山東民心狀語與淚俱諸中貴約與之解乃謫長沙府同知踰年乞歸已言路薦起安慶知府陞廣西參政時瑾遍索藩臬官賄茂元曰官以賄成非盜官帑則剝民脂畏无妄之災犯有名之律譴將益深吾死誓不爲也瑾矯旨令致仕瑾誅起江西參政轉雲南布政陞貴州巡撫僉都御史兼制四

川酉陽湖廣湖北諸道時討筭子坪等寨苗寇俄改南京右副都御史茂元曰吾幸脫事去而遺後人以勞可乎児兵糧已集事貴神速授策諸將討平之乃行尋陞南京兵部侍郎明年召還刑部居二載卒于位

論曰明興百有二十載祧廟之禮始於是乎議之詘狃於故常遂使守陳之議迄世宗而始定夫明者述之而必聖者作之盖謂是乎至其末年所論國史二遺事乃欲正名於兩朝有是哉多其迂也然今日人人有百世之慨焉想當有待哉嗟夫明聖有作其無世宗乎

倪岳字舜咨上元人也父謙正統四年進士及第第三人仕至南京禮部尚書謙嘗奉命祀北岳岳母姚夫人夢有緋袍神入室遂生岳謙奇之故以名謙爲翰林學士時主考順天有權憲子以弗獲雋誣措謫戍宣府岳隨戍爲宣府諸生舉順天遂舉甲申進士是爲天順之八年選爲翰林庶吉士授編修成化改元謙以憲宗登極恩復官學士是時纂修英宗實録父子同在史局人以爲榮然講景泰中上嘗令教内侍書以故諸内侍用事者輒推轂謙而謙亦以此大干清議每爲臺省論罷

去輒復起而謙致仕時岳亦已轉侍讀歸養數年謙乃
卒岳服闋會輯文華大訓進學士克東宮講讀官尋陞
禮部右侍郎弘治改元轉左時周弘謨爲尚書每以岳
知故典遇有大禮皆取裁岳二十三年茂陵升祔是時
九廟已備宜有祧者詔禮官集議少詹事楊守陳言天
子七廟九號太祖郎爲始祖百世不遷禮也今宜并祧
德懿熙三祖而自仁祖以下爲七廟岳言知尊太祖矣
不知太祖之尊其祖也德祖而上莫推其世則德祖可
視周后稷太祖太宗視周文武德祖不宜祧懿熙仁三
祖今當以次祧遷上從岳議禮科給事中張九功請正
京師應祀神祇章下禮官攷古證今諸所稱君稱帝
道佛神祠一切矯誣悉請裁革九功復欲更定孔庭從
祀諸賢請黜荀卿馬融王弼諸人而以詹事程敏政疏
經出于煨燼賴諸儒抱遺經頴門講授經得復存自唐
之註疏咸祖其言而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何可盡
廢況七十二子名字自司馬遷以來相沿已久又何必

以區區臆見追論于千百年之後哉是年冬周洪謨請老耿裕以南兵部入代三年灾異求言裕率部臣陳時政七事上嘉納岳復繼陳八事先是成化中宗藩常請庄田及有內旨傳奉官上登極時槩裁革亡何復踵前轍上亦不禁止岳故特疏及之上報旨曰二事朕自裁處餘下所司六年裕轉吏部岳進尚書內臣韋泰傳旨召國師領占竹于四川岳言領占竹僭號法王淫昏矯僞上初削奪斥遣中外禰聖今復召還有損聖德上不聽已因給事中柴昇言乃已然度僧不止岳三上疏不報部郎王雲鳳又再言之稍衰息時內庭頗好齋醮岳典邦禮往往持正抗論權貴滋不悅九年改南京吏部亡幾又轉南兵部參贊岳居留都四年吏部尚書屠滽以星變乞致上始思岳召入吏部尚書岳典銓衡不恤恩怨獎恬抑躁干謁消沮或勸岳毋別白太過岳曰冢宰職固如是岳於諸卿中最推遜馬鈞陽至論國事亦不肯相徇鈞陽言今天下財力太耗計無所出獨蘇松折糧價輕宜稍增之以足國用岳曰東南民力竭矣又復重之因而生變誰任其咎乃不果增十四年卒于位

贈少保謚文毅謙贈太子少保謚文僖國朝父子爲學士翰林得並謚文二百餘年獨公父子岳才學識量朝端推重未嘗剔歷兵曹然爲吏部嘗疏西北備邊事宜人咸服其經畧文多不錄

論曰余聞文王四乳俔謙亦四乳異哉而文王有聖子謙有賢嗣豈繫於形體然與詩言岳降生申岳生亦然天挺一代名卿固不偶耶岳爲宗伯可謂觀于會通然孔廟諸儒世宗朝有去畱矣嗟夫此殆難與諸淫祀者議存毀哉

吳寬字原博長洲人也成化八年進士寬少小爲諸生獨不喜舉業好爲古文辭累應舉輒躓竟以歲貢入太學年近四旬塲屋念已衰南京提學御史陳選惜其才強令就試遂以尚書魁應天禮闈廷試皆第一人授修撰九載滿進右諭德孝宗登極進左春坊左庶子與修憲宗實錄成進少詹事兼侍講學士侍康陵東宮宮豈不欲太子近儒臣數移事間講讀寬率宮僚上疏曰仰惟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歲不過數月一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況又間有推移

時或罷歇人生八歲出就外傅君宿於外誠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庶民且然況有天下者乎借曰習讀於內終不若就傅於外親近儒臣講明治道所得爲多也上嘉納寬造春宮進講每存規諷義切君德輒爲反覆頌言之廟廊會議人不敢言寬以雍容片語而決威寧伯罷黜父上疏自列求復爵寬曰若論威寧功先皇時已論革今乞復爵當攷自後何功如念先功復爵是今攷先皇令也無從奏請祭酒謝鐸請斥吳澄從祀寬曰從祀苟有裨於經傳楊雄馬融昔皆不廢今何獨廢澄也弘治十七年孝肅太后崩廷臣欲遵先帝時議祔塋祭廟禮皆如適於是諡稱孺后與孝莊同輔臣劉健以爲非疏請再議上感悟下廷議再三諸大臣皆不敢顯言共推寬寬抗議曰魯頌姜嫄閟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於禮爲別廟之證漢唐來皆然至宋始有並祔者然皆諸帝繼室作配生前非後子孫嗣位追尊所生之比惟宋李宸妃殁仁宗傷痛追尊祔祭雖出至情寔爲非禮此豈後世所宜法哉廷臣皆是寬議會疏上上喜乃改稱孝肅太皇太后祀奉慈殿君子以爲合禮奉慈殿上建

以祀上之生母孝穆皇太后也是年秋寬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定寬靜重淳實文章德行聲望重一時以少詹事進吏部右侍郎轉左侍郎以左侍郎兼學士掌詹事府直東閣司誥勑久之進禮部尚書餘如故卒年七十九疎眉目豐下而長美髯翛翛望而知其鉅公長者

論曰弘治諸賢爵昌于朝而寬與謝遷二人者皆翹然鶴禁元標也遷求免舉寬自代而又累言于健冀同升健竟弗之許也謂何哉世言寬未第時讓貢於其友程敏政學士以策免起復官寬以印讓寬真長者也

黎淳字太撲華容人也天順元年進士第一人授修撰成化二年秩滿陞左春坊左諭德三年英宗實録成進左庶子祖制宮僚官皆兼翰林時淳不兼翰林官淳請之上不允荆門州學訓導高瑶請復郕王廟號下禮部議禮官具請上裁淳上疏曰臣按正統十四年八月[illegible]立陛下爲皇太子九月群臣又奉郕王即帝位改元[illegible]泰至天順元年正月先帝復位欽遵慈壽皇太后懿旨仍以景泰爲郕王詔告天下人倫正天理得而名正言順矣高瑶建言欲加郕王廟號臣惟朝廷既立皇太子

則異時居天子之位乃皇太子也曾未半月群臣又立親王爲天子則前時所立之皇太子將何爲哉若曰主少國疑四方多事周成王之時姬旦寔有功之叔父何不遂居天位若曰神器久虛不可無人共和之際周[illegible]皆王國之懿親何不共分姬室特以君臣有定分皇[illegible]子爲君親王爲臣天經地義民彝物則截然一定而[illegible]可易也今若誤聽高瑤言一加郕王廟號必將祭告太廟而行祔廟承祧之禮必將改造山陵而加珠襦玉匣之典必將追贈皇太后皇后之稱必當盡復當時所用之人不知昌邑既廢未聞復爲漢何帝也更始既廢未聞復爲漢何王也陛下昔爲皇太子郕王乃敢廢之易以已子至使先帝久遭幽閉此非郕王所自爲也當時館閣大臣陳循等貪圖富貴黙運姦謀從諛爲之也至於天順元年郕王有疾陳循自當迎請先帝復位顧乃率領群臣奏乞早選元良正位東宮當時皇太子見在欲選何人以臣愚見若非南城迎駕之功先帝終無出路但迎駕者皆貪圖富貴之小人氣盈志滿驕奢淫佚靡所不爲是故高爵厚祿尊顯於元年者賞其迎駕之

功也嚴刑峻法誅戮於後來者罰其驕矜之罪也陛下
即位之初有罪群邪寒心破膽及見取田商輅復職內
閣然後欣然首以爲得計又皆私竊效慕希求進用彼
小人者但欲得官豈顧貽患臣謂高瑾此舉非欲尊禮
劉王特爲群邪進用之地此必有小人主使之者不然
彼草茅疎遠安敢妄言今者之議者豈可不察乎此隱忍
曲從而煩陛下之議哉疏入上曰往事已久俱已之十
年主考順天十三年進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尋遷吏
部右侍郎二十二年改南京明年滿九載轉左泰陵即
位陞南京工部尚書尋改禮部又三年致仕卒謚文僖
淳性簡重寡與人合取予不苟有門生尹華亭饋寄一
紅雲布淳不受即書封識上曰古之爲令植桑拔茶今
之爲令織布漆花吾不用此妖服也

皇明史竊卷之第五十二十八　東莞尹守衡著

王恕字宗貫三原人也正統十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大理寺左評事遷左寺副條上刑罰之不中者六事絜爲令擢知揚州府歲再饑上疏再請賑不待報而先發民不至後時而舜立書院以教郡中之少年子弟而延文學行誼之士爲之師太守以間按行召諸生講說人文大振超拜江西右布政使成化元年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荆襄諸郡流民內艱不聽終制以左

副起撫河南蝗蝻傷稼疏請止營運崇儉約以回天意
上爲蠲賦有差遷南京刑部右侍郎總督河道外艱制
終起南京戶部再改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恕於遷若
左朝議以雲南在萬里外西控諸夷南接交趾而鎮守
中貴橫甚欲借恕嚇壓之恕至中貴人錢能果使其屬
下指揮郭景以玉帶龍衣吳裝玩好往謁安南王黎灝
請與其國互市王報以異寶生金犀角象牙等物恕遣
巡騎遮景于道獲之飛章劾能私通外夷罪當死能亟
使使乘驛以黃鸝鵡進媚上求免罪恕復上章極言明

王不貴異物今萬里勞人而進一羽族微物恐天下有
以窺見上意因盡發能貪黷暴肆諸狀且言昔日交趾
以鎮守非人一方陷沒騰衝啓釁麓川叛逆今日之事
殆又甚焉上爲不得已召能歸安置南京而黜公諸大
帥以及土酋皆惴惴奉三尺矣十三年三品滿九載進
右都御史是年召還掌南京都察院事參贊南京守備
往返衣書各一稟明年遷南京兵部尚書參贊如故已
同事者不便恕而適有奧力取中旨改兵部尚書兼左
副都御史巡撫南畿兼總督糧餉恕益日夜孜孜民瘼

首以畿郡官田之賦太重奏減耗米十餘萬明年水災奏免秋糧數十萬草半之周行賑貸貧民至二百餘萬口三吳人頌之以爲自設廵撫來幾一甲子獨恕與周忱兩人而已中貴人杜福以中旨下常州取截江網及刻絲觀音羅漢古跡恕言帝王之學貴知要典謨訓誥及無逸旅獒皆帝王修身治國平天下之道上不之取而取截江網者何瑣瑣也佛像外道亦不足汙清覽而中貴人王敬挾其千戶王臣以妖術取中旨齎御帑金收市圖籍珍玩搜括富人財寶殆盡而官府供億亦不

貲恕列其罪狀上之請乞晉意難保之天命割恩壞事之小人正法典安人心詔械敬還下錦衣獄戍其黨十八人斬臣于市尋復改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時錢能復夤緣得同守備南京與恕共事然益心服恕語人曰王公天人也吾唯有敬事而已恕諗其少自抑損坦待之滿九載加太子少保刑部員外郎林俊疏論中貴人梁方與妖僧繼曉比而蓋大鎮國永昌寺忤旨下詔獄都督府經歷張黼救俊併逮謫恕言京師祀天地僅一壇祖宗暨先聖僅一廟而佛乃至千餘寺者舛也一

寺立而移民居者且百家費內帑者數十萬金俊言當不宜罪乞復俊等以勵忠直停建寺以理兵荒不報會星變衆芳諸人懼乃乞還俊黜官南京恕忠懇獲上信允應詔者二十一建白者二十九多報可天下益服恕之直至朝事有所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也則又曰公疏且至矣而恕疏果至至爲謠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公卿大臣皆側目而天子亦漸心厭之而最後所言政令失信中上諱會南京兵部右侍郎馬顯年老請致仕附批坐恕救饑無策亦年老無爲落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工部主事王純上言曰昔莊耡論汲黯于漢武帝帝以爲古社稷之臣如黯近之臣竊見一時大臣遇事敢言者亡踰恕妄意以恕爲社稷臣一朝去位群臣驚駭莫知其由乞賜召還以厭人望上怒純出位妄言杖之恕歸名益重臺諫推薦無虛月孝宗即位召還爲吏部尚書入見即加太子太保言官猶謂恕且老而賢不當勞以繁劇宜用之內閣備顧問上曰朕用寔義王直故事官恕吏部若有謀議無不聽從何必內閣也上新政方倚重諸老成特信任恕因上言正統以來每

日止一朝臣下進見說事不過片時聖主雖聰明豈能盡識盡察不過寄耳目於左右而左右人與大臣相見者不多亦豈能盡識諸大臣之賢否或得之毀譽之言或出於好惡之私未免以直爲枉以枉爲直欲察識之真必須陛下日御便殿宣召諸大臣與之講論治道謀議政事或令轉對或閱其章奏如此非惟可以識大臣而隨材任使亦可以啓沃聖心而進于高明矣上褒納之於春宮內臣多所登進諸內臣復多陳乞恕執不可上輒巽辭報罷時劉吉當國言官論列必首稱恕而指斥吉吉故深恨諸言官而嫉恕逾甚會南京守備太監將琮與御史姜綰等訐吉票綰等盡謫而琮獨留恕謂獨留琮何以示天下公不報恕所欲薦用吉必從中擠之所欲擯斥吉必曲爲解免恕欲有所匡正吉往往務相及以至臺諫交章入以爲老臣言宜聽乃得旨幸上深信恕而太監懷恩素稱恕賢常得在上左右吉讒故不得入而恕在銓臺一切俛俾悉裁抑而多扼於吉累疏求退上輒溫旨慰留湔三載授光祿大夫柱國上念恕老臣風雨雪免朝後一歲上亦罷吉去先是右都御

史秦紘糺總兵安遠侯柳景爲景誣與俱罷恕奏起爲
南京戶部尚書中旨以通政司經歷高祿爲本司參議
高祿壽寧侯親也恕不奉旨其持正多類此六年考察
天下應覲官奏黜多上用學士丘濬言留用九十餘人
已而言官拾遺復指其留而當黜者以聞旨不允恕疑
濬沮之力求去上慰留君無何太醫院院判劉文泰奏
恕妄行選補御醫吏目非故事及里居日托人作傳而
鏤行之曰大司馬三原王公傳其疏辭不見行者皆曰
不報以彰先帝拒諫之失自比伊周無人臣禮有旨令

恕着詳恕不懌意文泰受之濬疏辯乞究主使之人上
下文泰徹徹具謂文泰嘗謁濬語恕傳濬謂此沽直謗
君也上聞罪當不小文泰自是心動遂論恕上爲左文
泰秩而責恕責直沽名俾焚其傳草濬不究恕意不能
平復疏辯上不聽於是懇疏引疾乞休至再三乃許之
命乘傳歸月廩二石歲夫二人不賜勑家居十三年而
正德改元恕九十矣天子遣行人齎手勑牢醴綵幣存
問益月廩歲夫褒諭之恕再疏謝陳數事又三年卒年九
十有三恕嗷食無數人至其日而小咸已閉戶獨坐忽

有聲若雷白氣瀰漫入視之瞑矣贈特進左柱國太師
謚端毅恕有五子十三孫多賢顯爲太宰時子從三原
來省自騎一騾途中有司不聞也少子承裕弘治六年
進士正德中瑾用事以給事中上書罰米三百石輸邊
官至南京戶部尚書恕年八十猶考論著述嘗言我輩
老方理會學問承裕釋褐即歸養恕語之曰汝宜靜覽
群書參歷世務庶可他日得實用耳承裕亦有學行不
墜其家聲

論曰王三原望重朝堂孝宗聖主猶以齟齬終豈謂數
奭然耶或曰三原去瓊山有力焉小人借於君子之
言以自文往往有之人自不見其睫何乃罪口齒哉

彭韶字鳳儀莆田人也天順元年進士爲郎刑部成化
初疏論壽寧侯兄張岐不當以外戚都御史協
理院事下詔徵給事中毛弘論救得釋長寧伯周或冒
賜額併民田上遣韶往步之韶至真定繞田周視徑歸
上疏自劾曰昔田文使薛謹收債於薛謹顧折券矯賜
薛人漢景帝遣田叔按梁王田叔悉燒獄辭還報今真
定田祖宗來予民開種即爲恒產不復增科以勸力農

臣誠不忍奪小民衣食附益貴戚請佽不能丈田之罪復下詔獄言官交論救上諒其無他釋之然自是貴戚陳請上不復聽星變韶陳初政漸不克終四事不報成化六年陞四川按察副使轉按察使十四年陞廣東布政使首薦陳白沙于朝曰國以仁賢爲寶臣材德不及獻章遠甚猶叨厚祿獻章醇儒未見收用誠恐國家坐失爲善之寶上召獻章翰林檢討時鎮守太監顧恒市舶太監韋眷珠池監丞黃福太監梁芳弟錦衣衛鎮撫梁海皆藉貢獻騷動廣東韶每露章劾請停罷因言國家昇平百十餘年生齒之繁田野之辟商旅之通可謂盛矣然而官府倉庫少有儲蓄人民衣食艱於自給比之國初無經營戰伐之事無創作營造之大富強反有不及何哉以害財之多也國初設官有數今則內外文武加數倍矣國初宗戚有限今則遠近親疎日益衆矣初僧道有額今寺觀日增矣初賓貢有節今四夷絡繹矣初土賦有常今進獻多門矣初上用儉朴今百度侈麗矣初賦役尚簡今差使繁重矣初書籍少刻今版行猥濫矣初牌坊少豎今街衢充斥矣初士風淳質今人

情皆好奇巧矣凡此皆所以害財者使及今之時十分
愛惜加意樽節猶恐無以爲計況又更啓他端而益以
雜用何以善後哉疏入上不喜於是諸中貴爭中傷轉
調貴州朝士姺阿者咸誚詔邀名何喬新語詔曰世之
爲士者皆能學公邀名又安肯稽首匍匐於宦寺之前
以求美官詔居貴州九月冢宰尹旻薦陞右副都御史
巡撫江南踰年召爲大理卿尋奉內旨改從原秩巡撫
順天詔在江南數與鎮守內臣忤以故不得復入孝宗
即位乃召還爲刑部右侍郎尋兼右僉都御史奉勅清
理浙江鹽法詔見竈戶小民破屋茅簷衣不敝體晒林前
耆不似人形乃倣鄭俠流民圖繪諸苦狀分爲八圖圖
系之詩還朝獻之進吏部左侍郎時王三原爲冢宰詔
佐之俾路悉爲杜塞弘治三年星變詔諸大臣言政事
闕失詔言內臣言輕重能爲人禍福望折其氣以服其
心職務歸於有司威福必由上出午朝祖宗勤政之典
乞師其
有大陞除大災異大邊報大
工程囚犯悉於御前評議可否仍乞温顏俯詢曲折如
此不惟世事日熟　聖明耳目且可率群臣與事而軍

民利病自可次第弛張上嘉納四年陞刑部尚書安遠侯柳景總兵兩廣兩廣巡撫秦紘發其姦贓鉅萬景以有挾破法擠紘韶竟抵景於法褫其爵景贓僅入八百兩降旨蠲免韶言陛下優待貴近之臣如此臣固知陛下有所不得已也但臣忝列守法之官不宜阿順以圖自便景贓可免他日爵位亦可營求而復矣爵位既復遂可營求出鎮矣奸回籍口良善觧體誠非國家之利也不聽在部二年致仕嘗簡所知曰抵家半載邨居寡學所存所行一故吾而已何繇可善其後而減宿咎哉

居平好學雖在官署時常繙閱經史學識醇正以是敭歷中外不肯阿狥行峻言危群小遇之動相牴牾即眉山宜興二柄要皆不樂其爲人而與王三原何椒丘孝宗時稱三大老韶與白沙論學曰聖人之道體用具而已孔子論士以行已有耻使命不辱爲先修孝弟謹言行者次之大學言明德而必及新民中庸語率性而必及修道西銘父乾母坤乃至民胞物與盖合內外之道該本末之事未嘗偏主獨勝以爲學也卒贈太子少保謚惠安林俊疏言韶謚不副行乞如葉盛吳訥魏驥等

謚不報

論曰我朝謚典文之謚獨擅之於翰林非翰林而謚爲文者亦多有之不獨吳文恪魏文靖葉文莊巳也林俊援之以爲喬新及韶請也於二公奚愧焉然喬新不能得之於俊而卒得之於廣昌令肯謂没世無公論哉故歐陽永叔見詆於蔣之奇而文忠之謚之奇不能奪朱晦翁見詆於胡鋐而文公之謚鋐不能奪私不勝公群小不能勝君子千百世可俟也夫使惠安爲可易也百世下肯謂無廣昌令乎

林俊字待用莆田人成化十四年進士主事刑部署員外郎太監梁方引僧繼曉以秘術惑上上發帑金數十萬爲造大鎮國永昌寺俊上疏曰臣按僧繼曉本一憸險小人市井亡賴先挾邪術欺誑楚府竄匿京師誤蒙聖眷敢復惑亂聖聰以有用之財供無益之費以陛下超三邁五之資蹈唐憲梁武之轍逼遷民居妄虧國計聖譽日損人怨日興臣謂不斬繼曉異日之禍未可言也然縱之者誰乎太監梁芳也梁芳傾覆陰狼引用邪佞輔之者輒得美官觸之者動遭竄逐欺罔如趙高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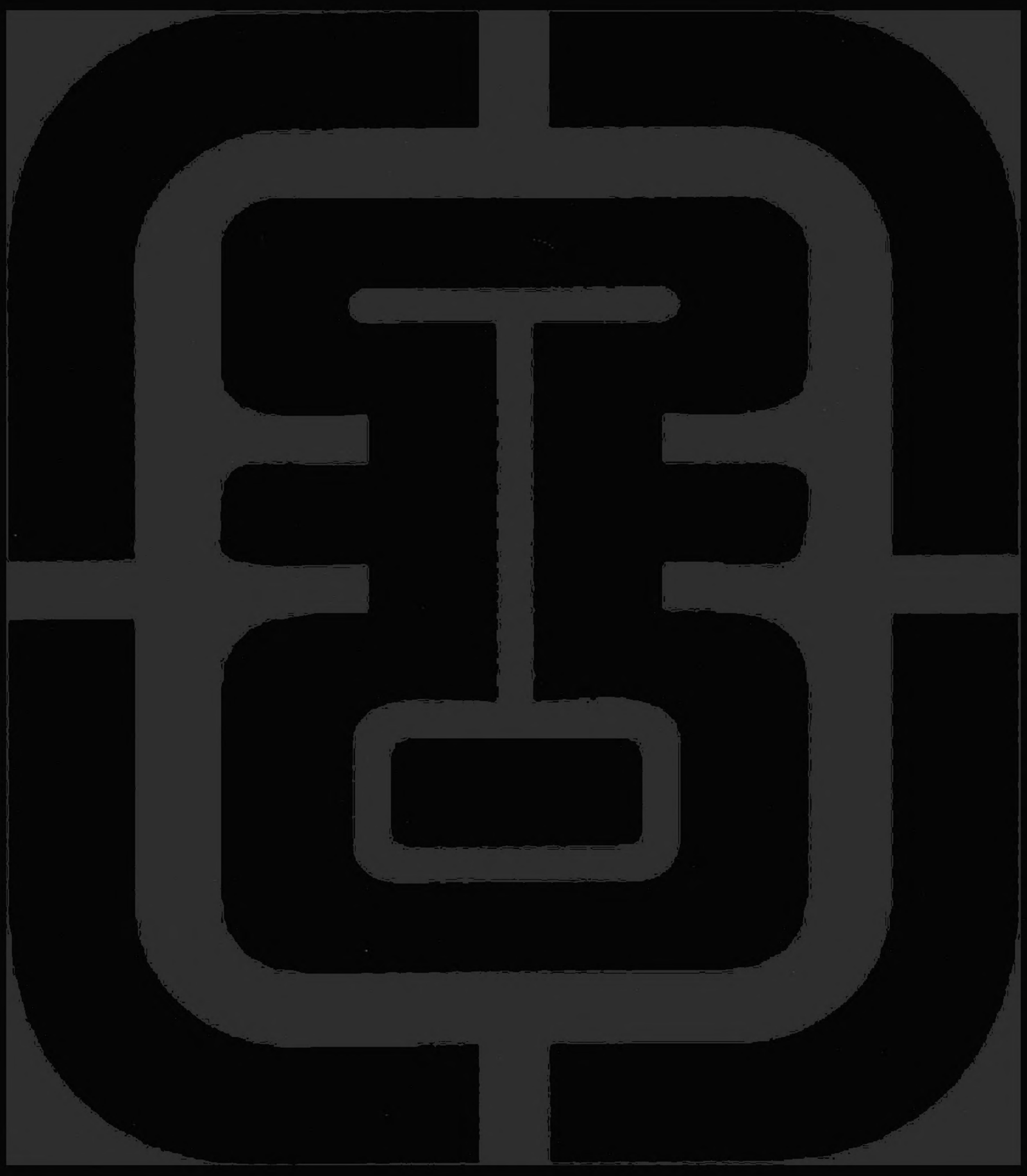
侈如石崇數年間假以進貢辨爲名盜祖宗百餘年之府藏殆盡家資山積尚銘不足多所在風擾汪直莫能過乃復薦進繼曉陰求羨蓋寺虛耗內財飛語外聞謂其立意不肯爲是陛下逼脅屈從是畏天下議已以陛下專醜聲耳臣謂粉梁芳之身不足以償其罪之萬一也臣德不足信職非言官熟視默默可以保位顧乃不自揣量與此二權奸臣抗可否是猶蝸觸山蛾赴火已不可言智矣然臣惟牛司耕犬司守走獸之微亦以勞而食也臣食於陛下且七年矣近以年勞復蒙增秩感愧無地中夜以思涕淚交流謂人主深居九重利害豈能盡知而祖宗在天之靈亦望臣等以言進於陛下也今內而大臣外而百官以及閭井之徒亦皆痛心欲食梁芳繼曉之肉卒之不敢以此言進之陛下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耳使臣復不言則陛下終不悟祖宗在天謂臣等何如人天下後世謂臣等何如人秉筆史官必議唉臣等恐將及陛下矣惟陛下留神聽覽上大怒下詔獄謫判姚州尋以星變敘復南部孝廟踐祚陞雲南副使四年轉湖廣按察使遇災疏陳時政不報遂請告

歸言官薦起廣東右布政使辭不赴十三年起南京右
僉都御史提督巡江陝西地震上言變不虛生必有其
應歷述漢唐來宮闈內侍柄臣之禍乞減齋醮清役占
汰冗食止工作節賞賜戒逸欲遠佞幸親賢人時毅皇
帝在青宮愛與諸宦官游戲俊復上疏曰昔殷武丁爲
太子父小乙使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其在祖甲高
宗也亦然漢宣帝少居民閒涉艱虞故能周悉民情爲
守成令主蓋處境太順驕惰易生今農畝小民家無十
金之產猶慎教子以守先業況太子國本天地祖宗華
夷所付託耶今皇太子年踰志學趨向大幾正決於此
而多處宮中少就外傅非古人早教豫養之意也乞召
禮部侍郎謝鐸太僕少卿儲瓘南京光祿少卿楊廉充
講讀官致仕副使曹時中渾厚澄瑩粹然和氣乞禮致
爲宮僚處士劉閔恭慎醇粹學行高古乞令以布衣入
侍二人均於勸講宜稱尋乞休薦時中自代不許江西
盜起轉左僉都御史往巡撫單車深入賊壘撫平之所
至宣上德汰官邪問民疾苦雖險僻山縣俊必巡及其
境拊循獨至寧濠累乞疏璃免奏止之請以鄭共叔之

請京請鄙爲鑒內艱歸陞右副都御史起四川巡撫是時兩川所在皆賊衆至四十餘萬破州縣殺僉事吳景俊至仍如前江西故事單車造賊壘招諭賊伏地聽俊撫羅拜謝約降有期矣尋復疑阻俊知其不肯降也督諸路軍分進夾攻之大敗其衆多斬獲然渠魁未得散走復聚流布川陝上命刑部尚書洪鐘出爲總制合滇楚河陝四省兵追勦賊急乃復投降鐘誘其渠魁來見并執其二十八人斬馘以聞餘黨大潰俊之用兵上招撫耻殺降與洪鐘議多不合是時宦官用事各邊征剿必以其弟姪私人寄名兵籍冒功陞賞俊悉拒絕諸權倖惡之洪鐘既以捷聞加太子少保俊陞右都御史遂乞致仕諸惡俊者謂盜已平無所事俊內批允之臺省疏留不報俊去賊黨踰年不能定鐘亦以言官王綸論罷去矣俊好摧擊諸內臣川中聞劉瑾伏誅俊即上疏爲國慶幸且言其先有論瑾疏方討賊未平未即上并錄以聞而又預以防微杜後爲請曰昔夙沙衛殿國楊思勗平亂春秋綱目書之謂功出閹寺國爲無人也今賊瑾謀逆國勢如千鈞垂一髮舉朝文武無一人言之

獨幸內臣一永也幸一永傷文武之無人也傷文武之無人亦以見陛下信文武之臣之如永容不有早發其奸致板蕩土崩若是之危迫耶此春秋綱目之深意也臣聞近日文武大臣有缺二三內臣猶與會推誠有是豈不以前是之腹心專託瑾故致亂今是而兼託諸人以杜亂耶不知前是之腹心專託瑾而致亂顧今是之兼託容保無瑾者乎今是之兼託保無瑾繼是之兼託容保無瑾者乎臣不敢遠引竊就本朝論之王振之後保無有振也而有吉祥吉祥之後保無有吉祥也而有劉瑾夫得隴望蜀窺竊富貴有何紀限人心者可盡信乎周官六卿分職而百官統於冢宰九伐掌於司馬今吏兵二部是也使內臣應預周制之矣我太祖稽古建官又制之矣如其未然宜皆復孝宗舊治謹録前奏賊瑾疏藁上進疏中具陳瑾惡有說弊端未可自我始也伏望陛下法古而憂畏慮遠而慎微時時以專任賊瑾之誤爲戒循用孝宗舊人修萬狀末言瑾對諸臣許臣忠義起臣巡撫臣宜以知已爲報昔崔洪薦郤詵詵奏洪王鳳薦王章章劾鳳安禄

山薦顏杲卿杲卿討祿山臣不敢以一德之私廢天下公論上報旨詰責曰俊稱奏成於瑾亂政之日瑾今已正典刑乃敢進呈懷奸畏罪明矣姑免究俊歸終武宗之世竟無有起之者肅皇帝入繼大統召爲刑部尚書時議大禮俊從田間特疏附閣議留中不下及行司寇事內臣有不法爲科臣論糾上付司禮監不下法司俊爭于上曰法立于祖宗守于陛下而奉行于法司法司議罪不當自宜廢不法之官不宜廢祖宗之法上曰已有旨已而太監崔文厮養子李陽鳳犯法當刑工部尚書趙璜執送刑部就訊文詣俊爲陽鳳求免俊不從遂誑上移獄鎮撫司俊執不發俊言祖宗朝以刑獄付法司自劉瑾錢寧用事專任鎮撫司爲之爪牙政出多門盜賊滋起此陛下所親見更化善治正在今日不宜復以小事詘法臣奉詔則廢法守法則違詔臣寧違詔不敢廢法上怒責令對狀俊曰昔唐德宗相裴延齡陽城欲取白麻壞之唐文宗詔赦左藏盜吏狄兼謨繳還詞頭自古忠臣愛君大抵如是太監崔文乃先朝之漏奸而左道之作俑也蕩搖主心排軋言路罪已不容誅茲

復飾詞巧辨脅奪見囚謂法司爲無人謂祖宗成憲爲不足守臣受國厚恩誠不忍見朝廷百五十年紀綱一旦遂爲此輩紛亂人愚言突不敢愛死上優容之俊自慙不得職亟欲去未敢已又與上爭免知府郭九皐逮不能得遂乞休上允之俊之陛辭也復請於上曰聖明在上朝多君子而臣子將歸之言願賜采納時乞宣召大臣如孝宗故事每事必與臺閣共議而行上嘉之賜酒饌寶鏹以行俊起僅踰年遂歸歸二年卒卒後三年明倫大典成以附閣議詔奪故官隆慶改元復刑部尚書謚貞肅

論曰林俊身事四朝凡所論爭皆從近幸中摩天子逆鱗天子亦每察其悾欵而諒其忠允至其慶幸戮瑾一疏諷指盖猶在張永乃并陳其論瑾未上之疏近於衒名矣後從田間議大禮徒爲閣臣吠犬堂陛之交已先自設一藩籬旣出不獲久安於其位奚怪也